

奏興修宮宇改宮額奉旨書勅賜洞霄之宮
六字

誦度人經

餘杭圖經載洞霄宮主首道士誦度人經多
若奇驗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一日有老
人從潭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聽經丈
無任皈依今竊有請焉師繞到潭上則幽祇
皆起敬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齋中不妨
日課百靈得以休息當日置仙鮮乳二斤以
供齋饌道士許諾明旦厨人報几案間得乳
鮮潔莫知從來果重二斤後日日常然居數
歲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復見前老
人曰乳乃世間物弟子無有第忝為土神凡
世間欺人取贏者得陰攝之此去有市戶董
七好舞秤權以十四兩作斤故從而掠焉今
其人不在厥父自主店業未嘗罔利故不可
取非失約也道士嗟嘆每宣言村落間專人
為善鄉老至今能言但忘其姓名及歲月耳

大滌洞天記卷中

大滌洞天記卷下

叙碑記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為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
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
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
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
郡縣迤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
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
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
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蹠杳冥非
世俗所測而况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
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袖東枕
浙江之迢沘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
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
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
為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
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
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

本山鄧牧心編

賞

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夢猛獸
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
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
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
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
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
玄元皇帝為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
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
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
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為長
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
觀莊一所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
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
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
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
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
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為
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
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
開扉藥園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為耿

光緒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閩閩之封畧
統勾踐之山河龍極蕭曹榮兼渾郭縹懷斯
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
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
陽作道官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
連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
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
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
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
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
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
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
請上清道士閻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
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鏐特與初
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
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
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
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雷溼恩
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

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
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閻丘君
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
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
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
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
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揖方瞳
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
福旣薦於宗桃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
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
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砌上
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及陳鼎
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
庭除地賴時聞於牕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
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
師閻丘君靈芝異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
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
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

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
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
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
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
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
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存興基
址多毀况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
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懇
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
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
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
安好遺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
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
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
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已來
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倏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
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
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

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領金券家山衣錦乘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錄

天柱觀碑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華十山為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摧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與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沂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

崢嶸幽徑窈窕繞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揜而清宮闕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學劍隱于茲以雲林為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為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閱

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為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遠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澗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為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磔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蓬者心暢而壽永磐礴紆奧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整而况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荐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為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寇蟻聚焚蕺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惜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城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

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厨院新池記

遇知已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甃纔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為溝實乃命黃冠等願指廣表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甌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已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奉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留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必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闍茂八月一日處士李玄卿記

洪鍾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

于群望所至感格其靈績寂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朔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既也神有顯功上有庠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醮德御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榮求寘之大滌亦既弁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適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靈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尠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杵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凡事盡畫圖形以進天顏閣懌荷歎盛武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

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以永道則銷去鑲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岩前藏金丹於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修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賜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修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址存而勿論可也惟瀟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三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

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述闢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開雌霓抱梁陽馬承樞堂之昔疊石作燬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眈眈乎廣厦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宇扁於寧考金鏡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勅命冲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官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具涑涑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教亦新邪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

勤樸斷又塗墜茨輪焉莫焉惟欲其美而身
 有玉廬心有絳官脾有黃室肺有皓庭而有
 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
 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
 微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筭七千笈
 為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
 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
 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推
 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欽於無雕煙縷霞
 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勢而
 霧瀾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
 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
 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于
 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
 氏之學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
 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
 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
 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未命真誥謂性與
 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

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
 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殯鳥卵不殂則
 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王眸誥誥豈無
 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
 神識如鏡為善無近名為學不躡等雖有拱
 壁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已不
 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溥祐三
 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
 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
 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温厲之
 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
 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
 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
 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于心目未忘也先墓在
 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
 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
 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具其姓大欽

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
 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
 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
 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
 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
 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
 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
 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
 也而分二體於是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
 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
 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
 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為
 變相保則合合為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
 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復
 為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
 制為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
 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
 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
 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
 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

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矣又何人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乎都煙塵蒼斧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記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為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玄教瀾漕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為一代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

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為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末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華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于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曲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庵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失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泥萬年芝我將喚起閭丘玄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園謁草堂同登

來賢岩去尋無骨若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巖班寒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西戎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駕喜水暖花香春使國師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給旨大滌庵真都錄管轄上官侍晨鑿表知官馮君隨弼廳乘協朔天馨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冲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風蕭蕭龍翔蛟騰虎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鈞宣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與與名山之不朽方王燭應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薨煙桶上跨寒空月礎星埒妙為法宇何異竊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闌三洞四輔之微教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乎照大眾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祝九峯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重建洞霄宮記

道為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十聖靈為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為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象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大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課女媧氏斷鬢足以立四極非鬢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卷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為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為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

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崇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大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游作一夕復盡四眾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眾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幣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為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為三境界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為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起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瑞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眾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溥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為天帝下府今大滌玄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遠唐異人代出更為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為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家家二十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遽館層樓化為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構而相成

吳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跋翼聲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玄真渺渺乎罡風灑然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王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廷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為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吳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為國家太平地哉是閣遠所繫甚重副官事高公會辰都監官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若溪陽形勢寂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為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晉許遠游真君作壇煉丹丹成天下白鹿

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丈詞與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為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者益甚自永仲築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修而弗返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疇士頑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履為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顛雖門館庖福不遇具體然前眺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上勢若屏幃環合下五巨松巽然拱立薰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為絕

十八

十八

圓窠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戴角者若蟻蛭峯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累愚凡廣不數丈千岩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嘆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始得為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曰為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壞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技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鷄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為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為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接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憇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

十九

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官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為帶山川獻狀此為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祖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迫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為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為金碧金碧轉為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

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為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猷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初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眾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新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關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斃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詔於是薦賢輸力為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為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為之制乃可經久亡故然匪托

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焉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玄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况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予神授者余故樂為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為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

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為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為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記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為難勢願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

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為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為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須臾而况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馬往而非道邪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岩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愁劫石修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寸於屢開間異然地非不廣表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廊之榛者闢之洼者盈之其為力豈不夷夷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為工若干歲日為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

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太滌之山兮哉我而高大滌之水兮消消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暝杖策而遨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嘗如肯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厲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勸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

冲天觀記

官數里兩山翼道折為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具貞節暨子虛間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官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為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鍊錢塘者建觀霄漢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干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為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闌清流入庖厨四山環匝百木奮蔚行道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蔣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梵園壇可眺遠携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

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墻豈不為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者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為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入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眾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于此遂為識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為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直上則為洞霄宮左折為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岩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冲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為屋凡五六

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漏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墻趾坎為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憇暑于此相與飭詠為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為伏虎岩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冲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劔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宇集虛築室茗溪上為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為道所集乎然心之為物可虛可窒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為異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眾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為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為世故役弗遂其志成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歎也願師

壽壽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
朝而闢焉暮而滯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
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生忘惟道集虛
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
正月錢塘鄧牧記

大滌洞天誌卷下

壙城集仙錄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一

聖母元君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炁凝化成人亦
號玄妙玉女為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

神歷劫行化應接隱顯不可稱論其欲示生
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於
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渺莽之劫常寄誕於
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
之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輓龜漸小如九色
彈丸自天而下託孕於元君之胎元君時在
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湯泉之濱晝日假寐
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
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
之光髮鬢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逸曾不衰
息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
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脇時有九
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
出之處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
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蓮花以

乘其足日月揚輝萬靈侍衛即指李樹曰此
余姓也遂為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為李母
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三日之
中身有九變身長九尺綠眉素髮日角月玄
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
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備其身元君以其生而
白首故號老子或云自說九名又云有三十
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內篇云老君之生也天
地萬神來集其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七元
曜景三素充庭萬卉揚芬陸壤生蓮神童玄
女翼其左右靈音虛奏天樂駭空是也老君
於是景侍元君幽闡妙道將欲廣化萬有大
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謂老君曰吾觀於身皆
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為
骨甲申金神為齒爪甲戌土神為肌肉甲辰
風神為氣息甲午火神為溫煖甲子水神為
潤澤又木神為肝火神為心土神為脾金神
為肺水神為腎風神為膽六家共成人身故
有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髓九